

■心灵漫笔

■穆 丹

每逢过年，总听身边的朋友们说年味儿淡了，我也有同感。在我看来，最浓的年味儿留存在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的年味儿是“攒”出来的。

过年最让我欢喜的就是可以穿新衣。如果年景好的话，连裤子和鞋都可以是新的。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能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机会，一年仅有这一次。这种攒了一年、盼了一年的欢喜，可不就是过年嘛。

腊八节后的某个周末，母亲会带我去中华市场买衣服。中华市场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繁华的地方，那里的衣服真多啊，琳琅满目的服饰真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取舍；那里的衣服真美啊，比平日里母亲给我做的、姨给我织的衣服都要好看。终于选好了衣服，母亲就开始和老板砍价了，这可是需要技巧的。首先不能被老板出的价位所迷惑，衣服的底价是多少自己心里要有个掂量。砍价的时候还要善于察言观色，根据老板的表情、眼神、语气琢磨还有多少可以优惠的空间。这些，都是我在一旁观察总结出的经验。那些勉强越过温饱线的童年岁月，精打细算的母亲凭着她的聪慧，总能以让老板咬牙掉泪的价格为我买到一套新衣。母亲嘱咐我，新衣服要等到大年初一那天才能穿。而我总是按捺不住

■心香一瓣

■杨 韬

儿时，最快乐的事是过年。过年时，除了有好吃好吃的有压岁钱拿，我还可以把优异的成绩单和一摞奖状交给父母，换他们操劳一年能眉头一展。那时，我父母上有三位老人赡养，下有三个孩子上学，一家八口，生活清贫，但是父母总是尽自己所能，给我们一个快乐的年。

过年最开心的是和爸爸一起去赶年集。虽然天寒地冻，清晨爸一喊，我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朝三里地外镇上的集市奔去。集上的商品丰富极了，各色糖果瓜子，各种烟花炮仗，火红的春联门画，花花绿绿的香纸火烛，一排排的肉食，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黄灿灿香喷喷的煎包油条，冒着热气的胡辣汤，诱人的糖葫芦……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小小的我紧紧拉着爸爸的衣袂跟在他后面，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一切都那么有吸引力，眼睛不够用，耳朵也不够用。我曾经以为，镇上的这个集市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等爸爸终于挤着买完计划好的年货，我们父女俩会盛上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来一盘油亮亮的水煎包，那滋味，那满足，那难以诉说幸福，是我现在最怀念的年味儿。

年三十的年夜饭是我妈大显身手的舞台。为了这顿年夜饭，妈妈早几天就忙上了。蒸了枣花的馒头、花卷、豆包、菜包，炸了丸子、豆腐、麻叶子……年三十下午妈妈一早就进了厨房，醋熘绿豆芽、酸辣白菜、凉拌豆筋，菜式简单，鲜见肉食，但不管怎么简约，妈妈总要凑上十个菜，寓意十全十美。有时实在凑不出，抓上一把瓜子也算一盘，切上几牙儿苹果剥上几瓣橘子上面撒些白糖也算一盘，不过对我而言，这已经是太丰富的年夜饭餐。现在想来，那时我爸当民师，一个月五块钱的工资，我妈妈在地里劳作，收入更是有限，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撑起我们八口之家的，并把日子过得如此和乐安详。想来，今天我和弟弟妹妹开朗乐观的性格，也许和这种和乐的环境有直接关系吧。

除了吃的，过年最要紧的还要给孩子做件新衣服。家里负担重，父母就从舅老爷那里学会了做鞭炮的技术来补贴家用。

■流金岁月

■邢俊霞

三十多年前，在老家舞阳，我还是个“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小姑娘。那年腊月二十九，心血来潮的我邀约闺蜜去平顶山买过年时穿戴的衣服、用品。要知道，腊月，已经是怀中插手那么简单，它是“三九四九冰上走”，已然哈气成雾了，不仅是朔风的领地，也是雪花的封地，是风神雪母派往人间的封疆大吏。

我们出家门的时候，朔风已呈凛冽之势。疯够了，玩累了，东西也买好了，两人高高兴兴地打道回府。谁知刚坐上公交车，就被被憋了一冬的野孩子，一露面就任性地四蹄撒欢，鹅毛般的雪花在空中肆意纷飞，密密匝匝地落在屋顶上、树枝上、村庄上、公交车窗上，天地间简直就是雪的盛宴，一朵朵，一叶叶，一片片，一簇簇，下的那叫一个肆无忌惮、酣畅淋漓。

刚出平顶山市区，公交车就发疯一般在公路上狂奔，路边的风景唰唰地向后退去，渐次变得虚无缥缈。

天空是最大的舞台，雪花是最大的舞

“攒”出的年味儿

内心的期盼，每天都拿出来试穿一遍，再小心翼翼地叠好装到袋子里，母亲每每看到我这样，总会打趣我“狗窝里放不住剩馍”。新年，就在这样的期盼中越来越近。

大年三十那天，我又一次郑重地试穿了新衣，然后叠好，端端正正地放到床边，只等第二天名正言顺地穿在身上。童年里每一个看着新衣、数着时间的除夕夜都显得格外漫长。

大年三十那天不能出门，不知道传统习俗里有没有这一项，总之母亲是这样对我规定的，说是为了在家攒福。一整天不出门，却又无事可做，确切地说是无心做事，这种因期待而焦灼的状态真令我煎熬。除夕前几天，母亲会利用下班之余的边角缝时间打扫卫生、炸东西、蒸馒头、包饺子。年三十这天一切准备就绪，家里显得极为安静，厨房里没有炸东西时的声响，也听不到邻居刺饺子馆的热闹，就连屋外自行车丁零零的声音都少了很多，这种万籁俱寂更让人难以静下心来，一切像是为了脚足劲儿酝酿一场更为盛大的狂欢。

大年三十的下午，我会睡上一会儿，为了攒足精神在晚上守岁。大多数时候是睡不着的，有些开饭早的人家，下午三四点钟就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如一匹快马，催赶着新年的到来。我躺在被

窝里用被子捂着耳朵，那鞭炮声就褪去了凌厉的声响，变得朦朦胧胧，仿佛一列轰鸣的火车，载着攒了一年、盼了一年的喜悦，从遥远的时光深处驶来。当鞭炮声此起彼伏闪过傍晚的夜空忽明忽暗之时，我家的年夜饭也准备妥当了。

年夜饭通常会在八小时前结束，收拾好碗筷，全家人坐在沙发上等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始。小时候的春晚是那么的精彩，那些歌曲听过一遍就能让我在今后的一年里反复哼唱，相声和小品的笑点虽然很多我都不懂，但听到父母开怀的笑声，我就觉得这是当之无愧的好作品。父亲总会提前买来空白的录像带，把四个多小时的春晚录下来，那些节目让人百看不厌，以至于在春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反复观看。连同节目一起存进录像带里的，还有那积攒了一年的欢乐，每一次重播，这些欢乐就

从光影里浮现出来，为年后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何时，春晚变成了除夕夜我们玩手机的背景音，而我也有能力随时购买自己心仪的服装，因而不必遵守母亲的规则，新衣服可以随买随穿。那种数着日子、攒着期盼的年味儿就被这种即刻满足的状态冲淡了许多。好在，母亲还固守着多年的习惯。进入腊月，她就开始为我的孩子挑选过年新衣。我总劝她现在已不是缺吃少喝的年代，孩子衣服够穿，不需要再买了。母亲总说，大人倒是无所谓，孩子初一还是要穿新衣的，新年新气象。这话我听着耳熟。小时候我问她为何不给她自己添置新衣时，母亲就是这么回答我的。每当这时，我总觉得，尽管年味儿淡了，攒了多年的亲情味儿依然很浓。



春游沙澧

■傅胜利

春染沙澧美画卷，绿繁红重真娇艳。
一城春色两河水，九桥卧波通四岸。
定陵牌楼雕花栋，贾湖文明溯九千。
再兴陵国香火旺，星聚热血保台湾。
郾城黄学敏晨耕，彼岸经幢真千年。
拱壁爱国政教育，召陵雪霁传千豪。
宇圣故里文化盛，神州岛国人头攒。
寄语天下多情客，醉美漯河迷人恋。



国画 国色朝酣酒 天香夜染衣

周彦生 作

诗风词韵

接受春天

(外二首)

■李 季

打开窗子，接受春天的恩典
接受习习和风，缕缕暖阳
春天平等地对待万物
也温柔地对待每一个人
包括病痛的人，失意的人在春天，没有一寸光阴，是多余的
所有美好的事物，正纷纷抵达
那么多鸟，总有一只替我们飞翔在蓝天下
那么多花，总有一朵替我们点亮内心的灯盏
在春天，随意种下一棵树
它就会长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走进春天

我要像一株小草一样
走进春天
向和煦的微风摆一摆手
向温暖的阳光点一点头
让调皮的蚯蚓挠我的脚趾
让美丽的蝴蝶歇息在我的肩头
所有的歌声
都是为了喊醒群鸟飞翔的清晨
喊醒一条河内心的微澜
都是为了走进春天
为了现世的从容与安稳
醒来的风车转动着时光的轮子
那些开过的花都，重新再开一遍

热爱春天

寒风终究过去
碧空如洗，大地清新
河流宁静，日子从容
小野花捧出一张张笑脸
羊群在草地上撒欢
蜜蜂在枝头喧闹
开满花的春天，就是用来热爱的
热爱春天就是要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春风织出尘世所有的美好
也不会忘记你我
轻描的山，淡写的水
延伸至远方的路上草长莺飞

■人在旅途

倒是风物一盞盞

■安小悠

倒盞，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妙不可言，仿佛银瓶乍破水浆迸，一听就喜欢，又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千百年停在那里，只为我等我，于是初次听到她的名字我便恨不得立时就投入她的怀抱。

倒盞位于今洛阳伊滨区诸葛镇东，是一个小村落，曾盛产美酒，据说乾隆当年路经此地，举杯痛饮时，一仰脖子喝得杯底儿朝天，而得名“倒盞村”，意为“倒了杯盞”。

倒盞村建在一个山坳里，刚走进去，一股古风便扑面而来，也是雪未融的缘故，历史的凉意更浓了。路是青石板，凹凸有致，顺着往下走，左边有石头砌了墙，中间偏又嵌了三五个陶罐，里面种了常青藤，叶子枝枝蔓蔓延伸出来，仿佛要与我握手，我伸出手去，风吹动，枝条颤动，抖落叶柄残雪，光线照在上面，也照在我的身上，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

山路曲折蜿蜒，一直延伸到最低的一片开阔处，清涼的风吹过来，路两边是房屋，多是仿古建筑，说是仿古，其实也不古，应该是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格，灰黄色的外墙有岁月剥落的痕迹，房檐上挂了红灯笼，朴素的房屋生动起来，墙根的木头上刻了“忆苦思甜”、“艰苦奋斗”，一下把人拽进了那段特殊的日子。

整个村落不大，几条街的样子，卖小吃的居多，却又绝不重复，我买了小时最爱吃的蜂蜜桂花糖，甜而脆，咬一口，舌尖生津，好吃。我在一处房屋看到几个水龙头，下面是猪槽子，里面盛了水，上面漂了几片浮萍类的青草，槽底生了一层厚厚的绿藓，是岁月的沉淀。中午时分，房顶积雪消融，雪水顺着房檐滴落，刚好落在猪槽子里，起初，是滴答、滴答，像播落点点星辰。待雪越消越多，雪水便在房檐下结成帘子，落在猪槽子里提前编织春天的美梦。

村子中心立了戏台，对面是茶馆，新茶旧茶全摆在几案上，还有各种杯盞和各色老茶壶，在这样的午后，

■人间世相

老K趣事——

手表的故事

■余 飞

(近日闲来无事，索性把身边旧友趣事敷衍成所谓的系列小说“老K趣事”，以博一笑。文中人物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老K者，吾友也，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供职于某机关做厨师。

老K自幼失学，固识字不多，为跳出农门，遂入伍当兵。当兵后因其文化程度低，就被放到了炊事班，满打满算干够了二年。时其父为村里干部，待其复员，便托人把他安排进了机关。因其有手艺，到机关的伙上为干部们做饭也算是人尽其用。老K虽只是一厨师，但也算机关工作人员，干部的做派该有还是要有。

那时的干部，流行戴手表，一般人却戴不起。恰在此时，县里有一在南京钟表厂任职的乡人与县诸机关有了联系，干部们皆趋之若鹜。原来，是因那厂当时产一钟山牌手表，通过他可以买到。表很便宜，三十一块；便宜是便宜，但不防震。大多干部一是没钱，二是要面子，那位乡人便成了干部们巴结的贵人了。

清风徐徐，叫一壶新茶，用纯净的雪水煮了沏之，靠着竹编的座椅，安安静静地坐下来，闭目听一曲，人会恍恍然，在时光的漏洞里出不来了。司空图所说的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也不过如此吧。

再往里走，已是村落的尽头，入了山，山是苍黄山，海拔并不高，毫无崇山峻岭之感，凹处卧了雪，有野草一簇簇，抖开雪做的面纱，随风摇啊摆，平添了冬的荒凉，也生出山之秀气。有溪流自山涧流出，在山下汇成一潭，沉淀着倒盞的四季风光，想必春夏之际来此，上有飞瀑，落花无言，风景幽美，这个季节溪流和清潭全结了冰，像是时光的魔法，缄封了这一处。

能解开封印的春之仙子，在融雪的风里姗姗而来。戏台上空无一人，仿佛穿越之际，我竟看到青衣决绝，我不会唱戏，大多也听不懂，但这样一个村落里，这戏台是点睛一笔，如若没有，会少很多味道。戏台背后是台阶，我拾阶而上，在高处看人群熙熙攘攘，有烟火悠然，在空中袅袅升腾，是画展开铺在了地面上，是诗打乱了字在街上游荡，有一个老人背着手慢慢地走着，不时驻足而望，干枯的手拂过苍老的树干，芳华对他，已是前尘往事。我在高处看着他，久久不能动。

在倒盞，我只待了不足三个小时，我还来不及顺着山路一直走到时光的最深处，但她已经深深地拥抱过了我，在我的脚步所丈量过的每一寸地方，她都以一颗热乎乎的心，真诚的亲吻了我。

当我走出倒盞，来送别的是一个叫摔碗的酒铺，来过倒盞，走时必得喝上一碗摔碗酒，摔碗摔碗，喝完了酒就把碗摔碎在地上，古人喝完酒最爱摔碗，仿佛如此才能生出豪气，可未免浪费风物了。酒铺桌上摆满了酒碗，那碗是粗瓷，釉是时光磨砺未平，倒是风物一盞盞。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我实在不忍摔碎它，向老板讨来，我不要摔碗道别，只为带走好为下一次重逢。

县城里戴表的人多了起来，差不多都是一个牌子，大家心知肚明，但都不说破。

老K眼痒，天天给机关领导打饭时多盛几块肉以讨其欢心，以图让他帮自己也弄块表戴。

未几，事成。老K戴了表，自觉也和干部们同类了，很是兴奋。切菜时袖子撸得很高，每切几刀便停下看表几眼，以示他也是有表的人，不一样。

午时，干部们排队打饭。打完，皆蹲于饭堂外水泥板前开吃。老K给众人打过饭，自己也端了饭菜和大家同吃。

正午间，忽听街上大喇叭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谁也没注意到此时的老K已放下碗筷，用手指指着表针数得认真。

“我的表是坏的，咋没有十三点？”老K一声大叫，把大家吓了一跳。

若干年后，已经退休的老K，不知怎么在旧物里翻出了那块早已生锈的表，很有些感慨：“日子过得也太快了！”